

# 原初“是”從渾沌到分化

——從《說文解字》、《爾雅》之訓釋到“是是”句

肖姪曼

內容摘要：《說文》《爾雅》對“是”的訓釋，在上古文獻中並非沒有印證，秦漢出土文獻中的“是是”句均出現於《日書》絕非偶然。實際上，最初出現的“是”與《說文》“從日”之訓吻合，而《爾雅》“是，則也”與“從日”之說銜接。“日”為“則”即“時”為遠古先民行農事之準則，此即“是”的原初義，這一原初義為“是”的神聖義素、判斷義素、肯定義的源頭。上古“是”的各義素渾然一體，不可分割。對上古文獻中的“是”，我們之所以祇能識辨出指代義，是因為今天的語言觀制約着我們思維模式的緣故。

關鍵詞：是 日 則 渾沌 分化

在係詞“是”的來源與成因問題上，有一個重大問題被迴避了：無論是“代詞說”和“形容詞說”均與《說文》《爾雅》的訓釋無關。這說明在“代詞說”、“形容詞說”與係詞“是”的關係問題，以及“是是”句“是”的性質問題等難題外，還有一個重大疑團：《說文》《爾雅》之訓釋與上古文獻中的“是”的語義語法的關係。我們認為，祇有當這一重大疑團與其他疑團都能被解開，並且相互貫通，“是”的問題纔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。鑒於這一問題非常重要，而在大半個世紀的論爭中却從未被提出，筆者也未就此進行過集中討論，本文將就此進行專門的討論。

我國最早的文字之書《說文解字》認為“是”“從日正”，最早的訓詁之書《爾雅》曰“是，則也”，可是，此二古訓竟然在上古文獻中找不到印證！以至於《漢語大字典》祇列出《說文》《爾雅》的訓釋和段玉裁、郭璞注，而未舉一例<sup>[1]</sup>。這一處理方式，意味着“是”的“從日正”和“則也”是早已消亡而不可考的意義了。可是，“是”最早見於西周金文，並非早就產生以至於其本義會消失得無影無踪；即使甲骨文字，祇要能辨識，其字義尚且可考，而況西周金文中還極為罕見、剛剛出現的“是”。《說文》《爾雅》的成書去古未遠，其意見應該受到重視，即或《說文》之說不可靠，《爾雅》以當時之語釋古語，其訓釋應當可靠。一般認為《爾雅》由漢初學者綴輯周漢諸書舊文遞相增益而成，保存着先秦詞語的歷史狀態，可知“是”先秦必與“從日正”“則也”之義相關。那麼，為何上古文獻中會找不到與此相關的例證？此二古訓究竟為何意？

無獨有偶，近年來有學者在討論出土文獻中的“……是是……”句時，注意到一個未曾被人注意的問題：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、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、長沙馬王堆漢墓三地的出土文獻上的全部 18 個“是是”句，無一例外均出現於《日書》<sup>[2]</sup>。然而，“是是”句為什麼均出於《日書》這一新疑點，恰好與《說文》所訓“是”“從日正”為什麼沒有文獻印證這一重大歷史疑團，在“日”上聯繫了起來。

—

如果僅在某一文獻出現了個別甚至多例“是是”句，我們都可能懷疑它的偶然性。可是，三個不同地點出土的秦漢文獻都出現了“是是”句，而且出土文獻篇目很多，可全部 18 個“是是”句却祇出現於《日書》，這就很難讓人懷疑其偶然性。對“是是”

句第二個“是”的性質存有很大爭議，但第一個“是”却無人質疑，因為它的指代詞性質非常清楚。以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《天文氣象雜佔·彗星圖》上的五個“是是”句為例：“是是帚彗”、“是是竹彗”、“是是蒿彗”、“是是苦彗”、“是是苦發彗”，五句的第一個“是”分別指代“帚彗”“竹彗”“蒿彗”“苦彗”“苦發彗”。因此，學者們放過了這第一個“是”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第二個“是”上。可是，正是這看似簡單明了的第一個“是”隱藏着尋找“是”問題所有疑團的綫索。

上古“此”和“是”被認為是性質完全相同的近指代詞，它們都可作主語，如果“是”變為係詞或副詞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，“此是……”形式比“是是……”更利於“避開交際上的模糊”<sup>[3]</sup>，事實上先秦文獻已有“此是何種也”（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）的例子。可是《日書》中，却不見“此是”句，祇見“是是”句。如果可用“此是”句，甚至該用“此是”句，却祇見“是是”句，這的確令人費解。但有一點是清楚的，三地出土文獻無一例外均用“是是”不是偶然，古人用“是是”必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。那麼，這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是什麼呢？

上古處於句首位置的“是”“此”都可直接構成判斷句。根據我們對上古 17 部傳世文獻的調查，有上千例“是”處於這一位置，“此”也有幾百例<sup>④[4]</sup>，這說明上述 18 例不用“此是”的原因不在語法。語言有經濟規律，上古不會同時出現兩個毫無區別的近指代詞，“是”“此”能共存，必定有區別。如果區別不在語法上，就祇能在語義上。循着這一思路，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到“是是”句祇出現於《日書》這一奇怪現象上。為什麼“是是”句祇出現於《日書》？

西方功能語法學派有一個“搭配意義”（collocation）概念，認為常常搭配使用的詞語之間，意義密切相關<sup>⑤[5]</sup>，這啓發我們從搭配的角度去研究“是”。為此，我們對“是”作定語的情況

做了認真考察。我們調查了上古 15 部文獻中“是”“此”與“日”“月”的搭配關係<sup>⑤</sup>，結果如下：“是日”“是月”搭配共 93 例，“此日”“此月”組合僅 7 例，“茲”“斯”無一例與“日”“月”組合。《論語》中“此”“斯”共出現 71 次，却無一例指代或指示“日”，却有“是日”，例如：“子於是日哭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。《禮記》中“是月”共出現 61 次，却無一例“茲月”“斯月”“此月”。當然，“是是”句作主語的“是”和“是日”“是月”中作定語的“是”語義並不相同，“是是”作主語的“是”代表“日”這一天體，“是日”“是月”之“是”指示的却是“時”。“日”“時”雖為不同概念，但後者源於前者却無庸質疑<sup>[6]</sup>，因而“是是”之“是”與“是日”<sup>⑥</sup>之“是”都與“日”有密切的關係。18 個“是是”句說明，上古指代“日”祇用“是”，93 個“是日”結構說明上古“日”的代詞定語須用“是”。這一統計數據說明，不僅出土文獻的全部 18 例“是是”句透露着“是”與“日”的關係，上古大量的“是”例也表明：“是”與“日”有着特殊關係。

## 二

然而，上述材料並未證明“是”與《說文》所訓“是”“從日”的內在聯繫，因為：《說文》：“是，直也。從日正。”段玉裁注：“以日為正則曰是。”《說文》通過字形考釋的是字的本義，根據《說文》和《段注》，用今天語言學的術語可以說，“是”的本義中含有“日”這一義素。可是，“是”的這一義素應該首先體現在最初出現的“是”例上。可現在的情況是，“是是”和“是日”例均見於春秋和其後的文獻，西周春秋金文和《易經》《尚書》《詩經》200 多例“是”（時）中，僅發現體現這種關係的“時日曷喪”（《尚書·湯誓》）一例。《說文》所考釋的本義不

是在上古早期文獻的原初“是”那裏得到驗證，却在時代晚得多的“是”那裏得到了驗證。這是怎麼回事？

耐人尋味的是，最初出現的“是”雖然看不出與“日”的關係，但也不太像指代詞。最早見於周昭王前後的“懿父迺（乃）是子”中的“是”，至今無人認定此例“是”就是指代詞（指純粹指代詞）<sup>[7]</sup>。不僅西周金文中此例“是”不太像指代詞，最早見於傳世文獻《尚書》《詩經》中的“是”也不太像指代詞。總之，時代越早的“是”越不像指代詞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國最早的同義詞詞典《爾雅》在《釋言》中說“是，則也”，在《釋詁》說：“茲、斯、咨、咎、已，此也”。根據《爾雅》，“是”“此”不是同義詞，“是”“則”纔是同義詞。《爾雅·釋詁上》：“則，法也”；“則，常也”，而“法”和“常”意即“法典”“規律”“法則”一類意思<sup>[8]</sup>，可知“是”為準則之意。可是，如同找不到體現“日”的“是”一樣，上古早期文獻中也找不到“是”作“則也”講的例子。一方面《爾雅》言之鑿鑿，另一方面，文獻上看到的原初“是”既不類“則”又不類“日”，雖說有幾分像指代詞，可又不十分像。那麼，這些最初的“是”到底與“日”有無關係？通過對最古老的“是”的仔細研究，我們發現最初的“是”與“日”有着非常密切的內在聯繫，祇不過是以一種我們完全不熟悉的方式表現出來的。

筆者已經發表了對沈子簋“懿父迺（乃）是子”一句“是”的研究結論<sup>[9]</sup>。我們認為，此例“是”不能按今天要麼是形容詞、要麼是指代詞二者必居其一的思路來認識，它是一個語義語法渾沌未分的語言單位，它既包含指代義素，又包含美德一類義素（“正確”義素的一種表現形式）；既起形容詞作用，又起指代詞作用。它之所以看上去似像非像指代詞或形容詞，是因為我們用今天的詞類模式去看待它的緣故。

所有最古老的“是”都具有這種渾沌性。通過對西周春秋金

文、《詩經》的《雅》《頌》（大致也是西周、春秋早期作品）的研究<sup>[10]</sup>，我們發現：西周春秋金文基本為敬神頌德的正面之辭，《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》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《殷周金文集錄》中共發現 27 例“是”，無一例指代否定者；但在罕見的反面告戒銘文中，就有“之”指代否定對象。這就是說，西周春秋金文中，“之”可指代非者，“是”祇指代是者。《詩經》的《頌》《大雅》中共有“是” 68 例，僅一例指代否定者（但為帝王、天子，詳下），而《頌》中僅 3 例“此”就有一例指代否定者，即：“順彼長道，屈此群醜。”（《詩經·魯頌·泮水》）

西周春秋金文及《尚書》《詩經》的《頌》《大雅》中，作主語、賓語的“是”都指代神明、祖先或正面事物，作狀語的都修飾神聖正義的行為活動，作定語的“是”也大多指示令人崇敬的神靈、祖先或事情；即使個別作定語的“是”指示否定性對象，這一對象也仍然是與神有關的君王，這與其他指代詞迥然不同。比較“是”與其他指代詞指代的否定對象：

天降滔德，女興是力。（《詩經·大雅·蕩》）<sup>⑤</sup>

時日曷喪？予及汝皆亡！（《尚書·湯誓》）

勿有不義訖之於不啻。（《者泂鐘》）<sup>⑥</sup>

蠢茲有苗，昏迷不恭。（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）

將採其劉，瘼此下民。（《詩·大雅·桑柔》）

降此蠹賊，稼穡卒癘。（《大雅·桑柔》）

孔填不寧，降此大厲。（《大雅·瞻印》）

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！（《大雅·抑》）

“天降滔德，女興是力”的“天”，《詩經》毛傳：“天，君。”“女興是力”的“是”指示的是君之“滔德”。“時日曷喪”為夏朝子民詛咒夏桀之詩，“日”喻夏桀，“時”指示的也是君。“是”

“時”同“之”“茲”“此”“斯”雖然都指代否定對象，但“是”（時）指代的是地位極高的尊貴者或其德行，而其他指代詞却指代卑賤、愚蠢、醜陋者。

至此，原初指代“是”與《說文》“從日”之說的關係，祇差一層紙即可捅破，這層關係就是：日——神——祖先——君。

華夏先民進入農耕時代時，沒有什麼比收穫更重要的事，它關係着部落邦國的生死存亡。正如錢宗武先生指出的：“太陽運行的規律性極強，是古人行（農）事的依據”，“以天事決定民事，依天行事就是‘是’。”<sup>[11]</sup>即在我們先民的觀念中，能否收穫體現天意（“日”），而順時（“日”）行事、不違農時（“日”）即為“是”。也就是，據“日”行事就是“是”，反之則是“非”。因此，據“日”行事應該為“是”產生之初的意義。隨着時代的發展，農耕時代的“日”崇拜在遠古人的觀念發展為更具一般性的神，“日”就是神，神就是“日”。祖先能開創基業皆因天佑，而“君”為天子，代行天命，“時日曷喪”即直接稱君（夏桀）為“時日”。因此，原初“是”體現出的敬神頌祖意義，換句話說就是尊天崇日。從語法角度看，“是”處於主語位置時，表示神、合神意者；處於定語位置時，表示神的、合神意的；處於狀語位置時，則表示合神意地、神聖地。這就是說，無論認定“是”處於定語、主語、狀語位置，所有這些古老的“是”都包含“日”義素，《說文》說“是”的本義為“從日”在上古所有剛剛出現的“是”那裏都得到了驗證。

### 三

原初“是”與“日”的內在關係清楚了，那麼，隱含“日”內涵的“是”與《爾雅》所說“則也”又是什麼關係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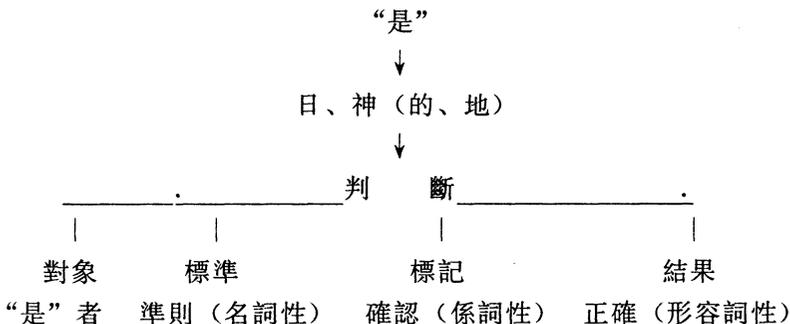
先分析“日”“則”的內在關係。《爾雅·釋詁》有兩處對

“則”的訓釋：“典、彝、法、則、刑、範、矩、庸、恒、律、戛、職、秩，常也”；“柯、憲、刑、範、辟、律、矩、則，法也”。周代的“則”為“常”和“法”之意，“常”“法”即規律、準則，而“日”因其運行極有規律從而成為遠古人的準則。正如前述，對古人來說，收穫關係部落邦國的生死存亡，而收穫須據“日”而行，“日”成為“生民之道”<sup>[12]</sup>的唯一準則，因此“日”就是“則”。聯繫人類早期認識的發展歷程，不難知道，最初具有神性的“日”後來抽象為普遍的原則，不具有神性的“則”成為判斷事物正確與否的標準。從孳乳關係講，“日”是源，“則”是流。概言之：“日”是日崇拜時代的唯一“則”，而“則”是日崇拜時代之後的“日”，一個具有神性，一個褪去了神性。

無論是否具有神性，原初指代“是”都具有肯定性。“是”的神性包含肯定性，“是”的原則性也包含肯定。準確地說，“是”的肯定性為具有“日”性或“則”性的肯定性。肯定性和具有“日”“則”性的肯定性不同，“好惡”之“好”與“是非”之“是”都具有肯定性，它們的區別在於：“是”必定是就是非善惡這樣的重大的價值問題（“價值”是一個哲學概念）所作的肯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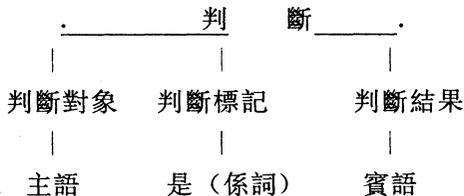
“是”從產生起就不僅作為肯定性指代詞與其他指代詞對立，而且也作為判斷的肯定結論與否定結論“非”形成對立，“是”一產生就與判斷密不可分。《說文》云：“是，直也，從日正”，段玉裁注：“以日為正則曰是”，《左傳》云：“閏以正時，時以作事”<sup>[13]</sup>。“正”即根據標準校準之意，而根據標準來校準即為一個完整判斷過程，這一完整的判定過程包含判斷對象（“是”指代的具有神性或肯定的對象）、判斷標準（“是”即“以日為正”）、判斷標記（“是”就意味着判斷、確認）、判斷結論（“是”、正確）。因此，原初“是”不僅包含指代性，並且還隱含神性、肯定性，更重要的是隱含判斷性。用今天語義學術語表述，原初“是”包含指代義素、神性義素、肯定義素和判斷義

素<sup>⑦</sup>。需要強調的是，它們是渾然一體，不可分割的。祇是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，判斷對象這一義素是顯性的，判斷結果也可以是顯性的，但判斷本身（即判斷標準和判斷標記）則是隱性的。將原初“是”渾然一體的語義分解簡示如下：



說明：陰影部分表示隱性義或底層語義。

以今天語法學的眼光看，原初“是”既可以處於代名詞（作主語、定語、賓語）位置，也可處於代副詞位置，但無論處於什麼位置它都包含以上全部義素，並且統一於判斷。按今天對判斷句語義結構關係的分析，判斷句由三種關係構成：判斷對象＋判斷標記＋判斷結果。從語法角度分析，這三種語義關係體現為：主語＋述語＋賓語。



比較上面二式可以看出，我們今天能辨識的判斷標記在上古還是隱而不顯的，而上古顯性的判斷對象即“是”的指代性今天

已經消失，“是”的指代性先被“此”、後被“這”取代了。

學者們最感興趣的係詞“是”的成因問題，關鍵在於“是”自身的判斷性，而非外在的位置可以解釋。我們反復強調，原初“是”語義豐富且渾然一體，不可分割，並且沒有今天的詞類分別。我們也已經指出，如果非要從語法角度來分析，那麼像“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”<sup>[14]</sup>中的“是知也”的語法位置應該是這樣的<sup>[15]</sup>：

形式主語	判斷標記	判斷結論
	\ /	
	是	知也。

當然，這個“是”像上古所有處於“是”判斷句句首的“是”一樣，已經看不出與“日”“則”的關係，因為“是”判斷句之“是”已經不是原初“是”了，“是”的神性消退，但它的肯定性和判斷性還與指代性渾然一體。而秦漢出土文獻中的“是是”句，其第一個“是”通過指代對象與“日”的關係（祇能由“是”指代日月星辰、鬼神、祖先、祭器），透露出“是”與“日”的底層語義的聯繫，而第二個“是”則顯露出“是”原先渾然一體的肯定判斷性與指代性的分化（此類“是”可稱爲前繫詞，它還與肯定性捆綁在一起，不能受否定副詞“不”修飾）。正因爲“是”不是如“此”一般純粹的指代詞，它的語義底層中有“日”“則”性，它纔先由“日”“則”性發展出與指代性渾然一體的判斷性、肯定性，並且同時佔據主語和係詞的位置；然後，渾然一體的指代性和肯定判斷性開始分化開來，而“是是”句正是這種分化的標誌；最後，“是”的肯定性和判斷性進一步分化，“是”纔最終發展演化爲判斷詞（係詞），而這最後的分化以“是”前能出現否定副詞、能構成“不是”結構爲標誌。

原來《說文》《爾雅》所訓釋的“是”的“日”“則”義，原來隱含在最初出現的“是”所指代的對象中，“是是”連用的謎底也同時被揭開了<sup>[16]</sup>。原初“是”的渾一性，使我們深刻地意識到，今天的語言觀不知不覺然而強有力地干擾着我們對古漢語的認識，古今的語言和觀念如此天差地別，要看到今天的文化觀和語言觀規定以外的東西，警惕今天的語法框架的制約是非常必要的。

### 〔注釋〕

- ①說“是”“處於判斷句句首位置”而不說處於主語位置，是要避免將表面處於這一位置的“是”“此”的語法功能劃等號。實際上，根據筆者的研究，祇有“此”是純粹代詞，作主語；“是”不是純粹的代詞，至少同時兼係詞功能，同時佔據主語和係詞位置。
- ②系統功能語法關於“搭配意義”的研究（collocation）認為：詞語的搭配意義是根據詞，與詞在篇章中共同出現的頻率而定的。出現的頻率高，它們之間就形成一種搭配關係。筆者認為，問題是為什麼有的詞能互相搭配，而有的不能？從搭配的原因上講，什麼詞能和什麼詞搭配是有其歷史淵源的，越是早期的語言越是如此。系統功能語法實際是將原因和結果弄顛倒了。
- ③具體調查篇目：《易經》《尚書》《詩經》《周禮》《禮記》《儀禮》《左傳》《穀梁傳》《公羊傳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莊子》《韓非子》《國語》《戰國策》。
- ④“日”“月”僅是時量上的差異，為揭示“是”與“日”的關係，將“是日”“是月”統稱為“是日”。
- ⑤《詩經·大雅·蕩》鄭玄箋云：“厲王施倨慢之化，女群臣又相與而力為之。”
- ⑥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（四）注：“訊，謀也。”
- ⑦“肯定”“判斷”義素就是係詞（判斷詞）“確認”義的根源。

### 〔主要參考文獻〕

- [1]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《漢語大字典》（縮印本）“是”條，湖北

辭書出版社、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92年。

[2] [3] 梁冬青. 出土文獻“是是”句新解. 中國語文, 2002 (2).

[4] 肖姪曼. 上古“是”判斷句與“此”判斷句之比較. 古漢語研究, 2005 (3).

[5] 俞如珍, 金順德編著. 當代西方語法理論. 上海: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, 2000: 150.

[6] 肖姪曼. 中華民族“是”觀念來源於“時”——上古漢語“是”與“時”的考察. 四川大學學報, 2003 (1).

[7] 裘錫圭.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. 中國語文, 1979 (6). 唐蘭.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. 沈子篋注釋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6.

[8]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《漢語大字典》(縮印本)“則”條, 湖北辭書出版社、四川辭書出版社, 1992年。

[9] 肖姪曼. 原初“是”的渾一性——沈子篋之“是”與代詞說和形容詞說. 漢語史研究集刊. 第十輯. 成都: 巴蜀書社, 2007.

[10] 肖姪曼. 漢語係詞“是”的來源與成因研究. 第五章. 成都: 巴蜀書社, 2006.

[11] [12] 錢宗武: 肖姪曼博士論文《漢語係詞“是”的來源與成因研究》評閱意見。

[13] 《左傳·文公六年》: “閏月不告朔, 非禮也。閏以正時, 時以作事, 事以厚生, 生民之道與於是乎在矣。不告閏朔, 棄時政也, 何以爲民?”

[14] 《論語·爲政》。

[15] 肖姪曼. 《論語》後續判斷句句首“是”的性質. 漢語史研究集刊. 第四輯. 成都: 巴蜀書社, 2001.

[16] 郭錫良. 關於係詞“是”產生時代和來源論爭的幾點認識. 提到, 對地下出土文獻上的“是是……”句, 王力認爲“是是”連用“很怪”。載《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》, 商務印書館, 1990年。